



*Wie der Soldat das  
Grammophon repariert*  
Saša Stanišić

[德] 萨沙·斯坦尼西奇◎著

士兵如何修理留声机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Wie der Soldat das  
Grammophon repariert*

Saša Stanišić

# 士兵如何修理留声机

[德] 萨沙·斯坦尼西奇◎著  
黄雨果◎译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士兵如何修理留声机 / (德) 斯坦尼西奇著; 黄雨果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08. 12  
书名原文: Wie der Soldat das Grammophon Repariert  
ISBN 978-7-5086-1387-1

I. 士… II. ①斯…②黄… III. 长篇小说—德国—现代 IV. I51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84632 号

Original title: WIE DER SOLDAT DAS GRAMMOFON REPARIERT by Sasa Stanisic  
© 2006 Luchterhand Literaturverlag, a division of Verlagsgruppe Random House GmbH,  
München, Germany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editoin copyright © 2008 China CITIC Press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through HERCULES Business & Culture GmbH, Germany  
ALL RIGHTS RESERVED.

## 士兵如何修理留声机

SHIBING RUHE XIULI LIUSHENGJI

---

著 者: [德] 萨沙·斯坦尼西奇  
译 者: 黄雨果  
策 划 者: 中信出版社策划中心  
出 版 者: 中信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十三区 35 号楼煤炭大厦 邮编 100013)  
经 销 者: 中信联合发行有限责任公司  
承 印 者: 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11.25 字 数: 200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京权图字: 01-2007-5965  
书 号: ISBN 978-7-5086-1387-1/I·80  
定 价: 28.00 元

---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 010-84264000

<http://www.publish.citic.com>

服务传真: 010-84264033

E-mail: [sales@citicpub.com](mailto:sales@citicpub.com)

[author@citicpub.com](mailto:author@citicpub.com)

## 目 录

历经磨难的心要多久才会平复？凌乱不堪的生活该怎样去承受？为何我的悲伤会沉浸在这无情的河里？少不更事的小魔法师到底又能有何作为？

1

深红色能让人感到有多甜？多少个笨蛋在一块儿可以刷完一面墙？克拉列维奇·马尔科的骏马为什么会是超人的亲戚？大家欢聚一堂为何又会发生冲突？

31

如果海象当裁判，谁会赢？一个管弦乐队的音乐闻起来会是什么味道？从什么时候起，大雾也挡不住车前进的路？男女之间的约定究竟是怎样形成的？

62

什么时候花——就是花，没有别的含义？海明威先生和马克思同志怎么会站在一起？谁才是真正的俄罗斯方块高手？博格约波·巴尔凡的窗帘怎么能替他还债呢？

71

什么是不寻常的事？什么又是难以忘怀的事？铁托同志死过多少次？曾经在鲜花和掌声中受人尊敬的三叉戟之一，怎么会摇身一变，成为旅游大巴司机？

80

人称海象的米雷科·帕夫洛维奇从他绚丽的旅行中带回了什么？公共汽车站站长的那条腿如何才听他自己使唤？人们可以怎样利用法国人？为什么作文中的引号是多余的？

101

一味只顾自己听音乐的司机上哪儿去了？结巴老头在喋喋不休些什么？战火一旦被点燃，它蔓延的速度会有多快？

108

..... 117

我们在地下室里做什么游戏？豌豆的味道怎么样？为什么寂静会龇牙咧嘴？谁的名字才是正确的？一座桥的承受能力究竟怎样？为什么阿西娅会哭？灯光怎样才会再出现？

121

士兵如何修理留声机？美食家们喝什么？“我们”在俄语里怎么拼写？为什么大头鲑鱼吃唾沫？一个城市怎么可能被分裂？

136

阿米拉被抱着通过村庄。

150

一九九二年四月二十六日

152

一九九三年一月九日

156

一九九四年一月八日

164

一九九三年七月十七日

160

你好，是哪位？亚历山大！是这样啊，你从哪里打来的电话？还过得去！糟糕透了，那你自己呢？

167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十六日

170

我到底想要什么？

173

一九九九年五月一日

175

亚历山大，我一定要给你寄这个包裹。

180

二〇〇二年二月十一日

242

“我是阿西娅。他们带走了爸爸妈妈。我的名字的确有它的含义。你的照片都很普通。”

243

在三百三十次随意地拨往萨拉热窝的电话中，大约每十五个就是自动答录机。

251

什么使得聪明的家伙变得聪明？在自己的记忆里，到底下了多大的赌注？谁发现了谁？谁又臆造了谁？

256

人们循着神灵的足迹玩什么游戏？契科收集香烟用来做什么？“好莱坞”坐落在哪里？“米老鼠”怎样去学着回答问题？

263

我列了清单。

287

缺陷艺术大师

335

历经磨难的心要多久才会平复？凌乱不堪的生活该怎样去承受？为何我的悲伤会沉浸在这无情的河里？少不更事的小魔法师到底又能有何作为？

-----

斯拉夫科爷爷给我套上奶奶洗干净的毛衣之后，拿出了一顶巫师帽子送给我，是那种上面尖尖的巫师帽，用卡通纸做成的。爷爷开玩笑地对我说：“本来我也还年轻，可以自己留着这顶帽子玩儿，而你已经长大了，大概也不需要这玩意儿了。”

不过，我依然得到了这顶点缀着黄色和蓝色星星的巫师帽子，在每个星星上面还吊着黄色和蓝色的尾巴。我把其中的几条尾巴用剪刀剪成了小月亮形，还剪出了两个像火箭一样的三角。就好像加加林爷爷开过的那种火箭。巧合的是，加加林爷爷也姓斯拉夫科。

“爷爷，其实，戴着这顶大帽子我什么都看不到了啊！”

“哈哈，这正是我所希望的！”

有一天早上，斯拉夫科爷爷用树枝给我做了一个魔法棒，他对我说：“在你的巫师帽和魔法棒里，隐藏着一种魔力。当你戴上那顶帽子，挥舞这根魔法棒的时候，你就会变成我们这个不结盟国家中力量最强大的魔法师。只要你的思想符合铁托的教导，你的行为不违背我们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原则，你就可以让很多事情

发生彻底的改变。”就在这一天晚上，斯拉夫科爷爷去世了。

我以前并不相信世界上有什么魔法，但是我对爷爷的话深信不疑。之前，当爷爷把那顶帽子戴在我头上的时候，他非常严肃地说：“亚历山大，你应该记住，一个人，最具价值的才能是他的创造力，最宝贵的财富是他的想象力。你想象一下，你所在的世界是多么美好。”就在爷爷把魔法棒交到我手上的那一刻，我彻底相信了这世上所有的事。

有时候，对逝者的想念会让人变得忧伤起来，这是很正常的。阴郁的周末，下着淅淅沥沥的小雨。卡塔妮娜奶奶端着老伴儿曾用过的杯子，一杯接一杯慢慢地喝着咖啡。已经开裂的白色杯把儿上留着岁月的痕迹。她双眼泛着泪光，思绪完全沉浸在她和老伴儿过去一起经历的那些点点滴滴。今天，家人和朋友都到卡塔妮娜奶奶家来悼念斯拉夫科爷爷。其实，两天以来他似乎并没有离开过我们。只要我的巫师帽和魔法棒还在，他就依然活着。

如今在我们这个大家族中还健在的有我的父亲、母亲、伯拉叔叔、米奇叔叔，还有我的外婆内娜·法缇玛——她的身体状况还过得去，就是耳聋口哑，就算别人在她跟前放榴弹炮她也听不见，而她自己说话就像雪花静悄悄地落在地上，发不出任何声音。伯拉叔叔的妻子，格尔达娜婶婶也健在，现在已经怀了身孕。格尔达娜婶婶长着一头金黄的卷发，而其他入头发都是棕色的，这令她看上去就像置身于深色海洋中的一座金沙小岛。与普通人相比，她的经历实在令人赞叹。她曾四次从病魔手中挣脱出来，八次在短跑比赛中夺冠，还发表过十四次激情澎湃的演讲，难怪大家都戏称她为“台风”，意思是气势如暴风骤雨般强悍的女人。而现在她完全放弃了曾经叱咤风云的生活，每天只在家中的卫生间和厨房之间来回忙碌，或者在每一次贴补家用的时候，都事无巨细地盘算生活开支，俨然成为了一名标准的家庭主妇。



斯拉夫科爷爷的去世折磨着卡塔妮娜奶奶，极度悲伤的情绪压得她快要透不过气来。为了舒缓沉重的气氛，大家更愿意谈论格尔达娜婶婶肚子里宝宝的未来生活。所有人都说格尔达娜婶婶的孩子应该在周日降临人世，最迟也就下个星期一。虽然这小家伙还没出生，可是大家就已经开始七嘴八舌地讨论起他的满月洗礼仪式了，甚至还谈到了他九岁生日时庆祝活动该怎样进行。我也凑了回热闹，提议说：“小宝宝的名字最好是施培获·冈萨雷斯。”格尔达娜婶婶听后甩了甩她金色的卷发，说道：“亚历山大，我的宝宝又不是墨西哥人，怎么能叫冈萨雷斯呢？当然要取咱们南斯拉夫人的名字啦！”

“斯拉夫科，”伯拉叔叔小声插嘴道，“小家伙年轻的时候要在名字前加上‘斯拉夫科’。”

今天，房间里的每个角落都散发着人们对斯拉夫科爷爷无可比拟的爱。在卡塔妮娜奶奶家里，所有人都穿着肃穆的黑色外套，尽管人们一边喝着咖啡，一边谈着那个还未出世的小家伙，但都情不自禁地用意味深长的眼神望着斯拉夫科爷爷曾经常坐的那张旧沙发。也就是坐在那张沙发上，爷爷从电视上看到了卡尔·刘易斯在日本东京将短跑世界纪录改写为九秒八六的那一刻。九秒八六以后，爷爷就过世了。他的心脏支撑着他在生命的最后一程得到了与卡尔·刘易斯齐头并进赛跑的机会。之后，爷爷喘着粗气，不久心脏停止了跳动；而电视上的卡尔正疯狂地将上衣脱下，扔向同样疯狂的观众，随即披上事先就准备好的美国星条旗，绕场一周，霸气十足。

那些前来奔丧的亲朋好友送来了方糖和果仁巧克力，以及烧酒和白兰地。他们心里都希望卡塔妮娜奶奶多吃点儿甜蜜的东西，以冲淡她极度痛苦的心绪。无情的岁月和爱人远逝的打击几乎压垮了原本就老态龙钟的奶奶。她独自在厨房里吃着客人们送来的甜品，

嘴里却全是苦涩的滋味，回到客厅，和其他几位也沉浸在悲伤中的女人围坐在茶几旁，一起讨论着格尔达娜婶婶即将出世的小宝宝的名字，以及出生后一个月里什么样的睡觉姿势对宝宝来说是最健康的。当爷爷的名字从伯拉叔叔嘴里蹦出来的时候，其他女士们赶紧将奶奶的视线转移到刚刚准备好的点心上，纷纷递到奶奶跟前。大家都往自己的咖啡里加糖——而平日里他们很少这样，即便如此，他们也难以下咽，只是拨弄着手中的小勺，不停地在咖啡杯里搅拌。就像小孩子们玩扮家家酒一样，明明知道杯子里没有水也要装模作样地用玩具勺在杯子里搅动几下。

此时，从屋里传出来的只有对点心的赞美声。

曾祖母米列娃和曾祖父尼科拉并没有在这儿，因为他们的儿子已经到维列托沃镇上空的天堂找他们去了。斯拉夫科爷爷就是在维列托沃出生的，死后也葬在那里。我不知道老人为什么都渴望叶落归根。也许他们就是想要被葬在曾经快乐生活过的土地下面吧。我曾听说，父亲小时候就喜欢钻到家里的地下室去待着，因为在他看来，那儿就是他的工作间，每天他都要精心摆弄着那些不要的废旧衣物，或者在上面乱涂乱画。而奶奶，不管什么时候，都喜欢和自己的那些邻居待在一块儿，悠闲地喝着咖啡、吃着果仁。曾祖母和曾祖父则更乐于躺在维列托沃李子园的摇椅上，静静地享受日出日落。不过我还不清楚母亲那时过着怎样的生活。

斯拉夫科爷爷生前酷爱历史，就算在办公室，有空的时候也喜欢一个人静下心来，看一些历史方面的书。

也许只要再多两天，我就会忍受不了没有爷爷的日子，至少我的那些变魔法的小工具总会需要爷爷来修理。

我也很希望能够再见到曾祖父和曾祖母。在我的印象中，他们从来不吃甜食。他们俩平均算起来大概都有一百一十五岁。“虽然他们已经过世了，但毕竟在世时四世同堂，除了你的格尔达娜婶

婶，家族的所有成员他们都见着了。但是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对她来说，要去见你的曾祖父曾祖母是很容易的事，因为她跑得比谁都快，甚至连台风都是她的手下败将，她屁股后面好像装了个螺旋桨一样，哈哈哈……”伯拉叔叔常常这样开格尔达娜婶婶的玩笑，边说还边去亲吻她的后背。

伯拉叔叔非常胖，他的体重和我曾祖父曾祖母最后的年龄一样。

在我们家族中健在的当然还有我的卡塔妮娜奶奶，尽管那天晚上她受了极大的刺激。那晚，爷爷强健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一切来得那么突然。“你怎么就扔下我一个人不管了啊……没有你我可怎么办啊……你走了我也不想活了……斯拉夫科……斯拉夫科……我的斯拉夫科……我的心好痛！”奶奶哭天抢地地哀号着。

老实说，当斯拉夫科爷爷还在的时候，我就曾经担心，爷爷的过世会成为卡塔妮娜奶奶无法承受的巨大灾难。“一个人……现在我一个人可怎么活！”奶奶捶胸顿足地哀求爷爷回来，尽管爷爷不可能再睁开双眼。过程仍在一幕幕回放。当时我感觉自己呼吸沉重而急促，根本喘不过气来。我看见奶奶脆弱而臃肿的身躯像是要瘫倒在地板上。此时电视里已经不播卡尔·刘易斯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名高大的跳远女选手，她对自己刚才的一跳十分满意。而奶奶正趴在爷爷的双腿上，歇斯底里地呼喊着邻居的名字。邻居们赶紧过来解开爷爷的衬衫纽扣，爷爷的眼镜早已滑落下来，嘴角往一边斜着，颤动的双唇仿佛在说：“如果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会一直不停地把小纸片剪成星星，贴在巫师帽上。”尽管一切都发生得那么突然，尽管我内心充满了恐惧，我还是注意到，在那一刻：奶奶最喜欢的瓷器小狗从电视机上跌落下来；晚餐吃剩下的鱼骨头依然在盘子里；餐桌还没有收拾。奶奶在低声啜泣，我听到了邻居们无可

奈何的每一个字，于是我明白了眼前所发生的一切。他们拽着爷爷的双腿，把他从沙发上拖到屋前。我躲在电视机后面的小角落里，不敢出来。可是就算此时有成千上万台电视机挡在我面前，我也依旧可以清晰地看到卡塔妮娜奶奶极度痛苦的眼神，也可以看到面目安详的爷爷被七手八脚地拖下沙发，还可以看到自己脑海中祖父母从来没有过的表情。一切的一切都看得那么清楚，怎么挡也挡不住。

卡塔妮娜奶奶的上衣完全汗湿了，好像可以拧出水来。我真想上前去用手轻轻拍她颤抖的后背，好好地安慰她：“奶奶，请您不要这样悲伤，一切都会好起来的。爷爷现在还是一名干部呢，而我们的国家、我们的领导干部在任何时候总是会和我们在一起，他们不会抛下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刚才，我只是找不到我的那根魔法棒了，我好着急，如果一会儿我找到它了，一切都会变回原来的模样的。奶奶，您别担心！”

但是，一想到我可怜的卡塔妮娜奶奶那几近崩溃的神经和不停颤抖的肩膀，我终于还是没有勇气把心里想好的这些话说出来。眼前的卡塔妮娜奶奶越是歇斯底里地哀号着“你们别管我，别管我……”我就越害怕，只有胆怯地继续蜷缩在那个不起眼的角落里。左邻右舍陆陆续续都来了，他们一边看着安详地躺在地板上的斯拉夫科爷爷，一边想方设法地安慰伤心欲绝的奶奶，但这一切都是徒劳无功的。这样的场景，就好像他们争先恐后地要卖东西给奶奶，可目前奶奶什么都不需要。以至于他们越是这样，奶奶就越是着急地起身阻止他们善意的安慰。卡塔妮娜奶奶泪流满面，泪水浸透了她的嘴唇、下巴，还有她的衣领。就像厨房里平底锅上的油完全把锅底覆盖了一层似的。想到这样的比喻，我又想起了此时客厅里越来越多的其他细节：书架上摆满了马克思、列宁、卡德尔等人的著作，左下方摊着一本刚刚买回来不久的《资本论》；屋子里飘

散着晚餐吃剩的鱼的腥味儿；墙面上的糊纸已经大块大块地剥落下来。污渍斑驳的墙上挂着四幅织锦画，第一幅是这样的画面：许多活泼可爱的孩子在开满雏菊的山间尽情地嬉闹玩耍；在第二幅画上，有一个色彩斑斓的花瓶，瓶里插满了五颜六色的鲜花；第三幅画，是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一艘轮船正乘风破浪勇敢前行；最后一幅很温馨宁静，是灰暗的大森林里一座透着昏黄光亮的小木屋。还有一张照片，挂在画着轮船和小木屋的画上面，照片里的人是伟大的铁托和圣雄甘地，他们正在亲切地握手。照片下方印着一行字，写着“我们绝不会松开紧握的双手”。

直到这个时候，仍然不时有人进来看是怎么回事，一批人前脚刚走，另一批人后脚就到，看上去就好像工厂里的流水线一样，又似乎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反正屋子里越来越热闹，完全不像有位老者刚刚逝去似的。但是斯拉夫科爷爷的去世还是让他们很震惊，很多人都低着头，表情木然地看着躺在地板上的爷爷，仿佛是在低头忏悔。没有人能够跟随爷爷的心远去，就算是奶奶也办不到，她只是一直在哭喊着“为什么啊？我的斯拉夫科，为什么你要这样？为什么要让我心痛？这到底是为什么啊？”特塔·阿美拉从二楼跑了下来，看到所发生的一切，情不自禁地大声尖叫起来：“噢，我的天啊！”其他邻居随即祷告着，“我的圣母玛利亚，万能的主啊！”最后是我的家人，他们也跟着一起祈祷。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两个急救员提着医药箱出现在了客厅里，他们外面披着白大褂，里面却是木匠们常穿的那种衬衫。他们试图把奶奶从爷爷身边拉开，就像要把鱼儿从水里捞出来一样，可是惊魂未定的奶奶一手死死地拽着爷爷的裤腿，一手拼命地把两个急救员推开，说什么也不愿离去。“你们给我走开！”她咆哮着。我想，只有在奶奶同意的情况下，爷爷才能去天堂。这是过去爷爷对奶奶的承诺。显然，现在奶奶并没有同意他去。那两个白大褂，一个拿着听诊器探听爷爷的胸

部，另一个拿着小手电筒翻开爷爷的眼睑往里照，很快就有了结果——“没有希望了”。

“不！”我咆哮着冲了过去，“你们都给我让开，爷爷还在，他还在！他会永远和我们在一起，爷爷是不可能死的！我的魔法棒在这儿，我会证明给你们看！”

然而，没有人理我。穿着木匠衬衫的急救员解开爷爷的上衣，再次仔细探听爷爷的心脏，也再一次用手电筒照爷爷的眼睛。我赶忙去拔电视机的插头，让它变成安静的哑巴。插座在我刚才躲过的那个角落里，上面还挂着稀稀拉拉的蜘蛛网。一个蜘蛛的死比一个人的死究竟能轻多少呢？当雄蜘蛛死去的时候，雌蜘蛛会紧紧地抓着它的哪条腿不愿放手呢？我以前最喜欢把抓来的蜘蛛放到瓶子里，然后慢慢地往瓶子里灌水，看着蜘蛛在里头挣扎着死去。此时，我决定再也不那样做了。

我的魔法棒到底放到哪儿去了？

小时候爸爸经常追着逗我玩，追上了就将我一把抱住，像抓俘虏一样。我早已不记得为了躲避爸爸的抓捕曾在那个角落里躲过多少次，只记得被他抓住之后，就被交到妈妈手上，妈妈就会领着我穿过走廊到院子里去。院子里到处散发着李子的香气，甚至在整个梅登区上空都是这种味道。站在梅登区的山上，人们几乎可以看到整个城市的面貌，也许前方映入眼帘的就是那栋五层高大楼的前庭大院。这座大厦与索科罗维奇古桥交相辉映。古桥上，一个长着乌黑长发、褐色明眸的少女正痴痴地看着她面前的少年。少年也长着一头黑发，浓眉大眼。他轻轻地拨弄着少女前额的发梢，少女眼里挂满了动情的泪珠。在梅登这里，人们听不到少女与少年的窃窃私语。人们也很难发现，当少女长时间躺在少年怀抱里的时候，他微微地点了点头，这表示他已经在少女的心中许下了上帝可以见证的诺言。

在斯拉夫科爷爷去世的第三天晚上，我独自坐在厨房里，翻阅着几本相册。我把所有斯拉夫科爷爷的照片都取了出来，虽然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除了李子树，我们曾经在院子里种了几株樱桃树。外面的狂风夹着树叶沙沙作响。如果我能成功地用魔法给予斯拉夫科爷爷再活过来的能力，我会继续发挥我的魔力，让所有的人都能够抓住那沙沙的噪响。到那时，相片中的一切都可以发出声响，我们可以听到掠过樱桃树叶的呼呼的风声，可以听到春雷的隆隆声，还可以听到每个仲夏夜的狗吠声。一张照片上，我正举起斧头劈柴，准备晚上扔到壁炉里去烧；另一张照片上，是我们全家在亚德里亚海边度假时的情景。要是能把那劈柴声和海浪声都还原到我现在的生活中，那该有多好啊！想着想着，我的手心仿佛就抓到了一个声音，那是妈妈在跟我说“早上好，亚历山大”，无比关切的微笑立刻就浮现在她的脸上，也浮现在我的脑海里。

有几张发黄的老照片，周围是白色的边框，上面还有陈旧的塑料薄膜。照片中的人看上去很奇怪，他个子不高，穿着信号兵的制服，宽大的裤子明显不太适合他的身材，他正站在尚未修复完工的索科罗维奇古桥桥头，像士兵站岗一样双眼凝望着前方。他就是我的外公拉斐克。

拉斐克外公已经去世很长时间了，他是在德里那河溺水身亡的。关于拉斐克外公，我几乎没有什么太多的记忆。只记得和他玩过一种游戏，那是一种很简单的游戏：他拿出一些东西给我看，然后要我告诉他，他拿的是什么，什么颜色，或者说出那些东西在我眼里看起来像什么。我记得，他在我面前拿出了一把小刀，然后我说：“是刀子！”“真棒啊！跟火车头一样棒！”拉斐克外公从不吝啬对我说这种只属于他的夸奖之词。他又捉来一只麻雀，问我是什么，我说：“是鸟！”“太棒了，跟火车头一样！”晚上，他指着窗外的夜色，我立刻答道：“该做美梦啦！”“真不错，还是跟火车头

一样！”说着说着，拉斐克外公就给我盖上毛毯，说“睡吧，坚强的孩子”。

关于这段时期，我的记忆里除了“跟火车头一样”的称赞之外，还有就是我经常被妈妈带去看眼科医生。但是医生总不能确定我到底得了什么病，只知道我竟然可以看清楚从眼前一晃而过的东西，比如开过去的公共汽车上那些广告标语的大小写字母的顺序，从来逃不过我的眼睛。“科斯马诺维奇太太，无论如何您再也不要认为您孩子的眼睛有问题。”医生说完，就给我妈妈开了一瓶眼药水，因为她的眼睛有时候莫名其妙地就会变红。

小时候，一看到那些火车和火车头我心中就会涌起一阵阵莫名的恐惧，因为相对于我幼小的身躯，它们简直就是庞然大物。可拉斐克外公还是常常带着我到一条早已废旧的铁轨上去散步。那铁轨上面总是停着一节老式的蒸汽火车头。也许是被像它这样的大胖子压的时间太久，它下面的铁轨早已经不堪重负，原来光鲜的色泽也已被斑斑锈迹所代替。外公领着我往前走，不知道到哪一站才会停下来，我的小嘴巴里就嘀咕着：“我一看到这些大家伙，我的心就要被吓出来了，哼！”确实，我的手心也总是冒出冰凉的汗珠，把小拳头一握，就把原来脏兮兮的小手给洗了个干净。在我们回家的路上——实际上也不是马路，就是铁轨边上都会有的铺石路，外公时不时就拉起我的小手，问道：“怎么样，火车头很棒吧？”我刚刚用汗水洗干净的小爪子在他的大爪子里又被抹黑了，因为在漫步的路上，他每走一段就会弯下腰去摸一摸那冰凉的铁轨。这样的漫步次数多了，我心里便暗暗发誓：“为了我的心脏不会在将来的某个时候被吓出来，我一定要喜欢上火车和火车头！”可问题是，已经很久都没有一列火车从我们的城市开过了。一直到过了很多年之后，我才和我一生的挚爱丹妮耶拉说起这个事。我告诉她的时候，她一边将额前的一缕长发搭到耳朵后边，一边笑我说：“亲爱的，



你那时候也真是有意思，怎么会怕自己的心被火车给吓出来呢？哈哈哈哈哈！”如果时间可以倒流，我一定会向她坦白为什么会那么害怕火车。当时我没有说，现在想说，可是她再也不会在我身边聆听我说这些事了。

那锈迹斑斑古旧的铁轨和之前那些稍许无聊的游戏，是我对拉斐克外公仅存的一点记忆，而这还要感谢那些已经褪了色的老照片，正是它们才唤起了藏在我记忆深处的那点儿东西。但是话又说回来，我们大家都对拉斐克外公没有太深的印象。在喝着咖啡聊天的时候，我的家人总喜欢说很多关于自己家和别人家的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或者聊自己家和别人家那些已经过世的人，可是却几乎聊不到拉斐克外公的身上。任何人都不会在喝咖啡的时候叹息道：“哎，拉斐克，我的拉斐克，你要是还活着该有多好啊！”同样也没有人会想：如果拉斐克外公还在的话，他和我们一起喝咖啡的时候到底会说些什么。拉斐克外公的名字似乎跟任何事情都扯不上关系。

如果要比较逝去的人当中谁被世人记起得最多，那么我的拉斐克外公永远都是排在最后一个。

原本死者在他们安息的墓地里就已经够孤独的了，那人们为什么还非得要吝啬他们对拉斐克外公的记忆，让他的灵魂变得更加孤独呢？

清晨，妈妈走进厨房，拉开冰箱门，也拉开了她作为家庭主妇的一天生活的序幕。她把装有黄油和奶酪的袋子都拿出来放到桌子上，然后准备把它们往面包上涂抹。我凝视着她的脸颊，试图在上面找到拉斐克外公的影子。

当妈妈坐到餐桌旁边把面包从包装袋里拿出来的时候，我轻声地问道：“妈妈，你和拉斐克外公长得像吗？”不知道是没有听到，还是听到了故意不想理我，她又起身去灶台边切西红柿，全然不知